

明代浙江交通的文学呈现

——陆容《浙藩诗稿》研究

王禹舜¹

(浙江大学人文学院, 浙江 杭州 310028)

【摘要】: 陆容任浙江布政使司右参政期间创作的《浙藩诗稿》,以纪行诗的形式详尽记录了六次巡视浙江各地的情况,载有沿途驿路丰富的交通地理史料,对于我们了解明代浙江交通路线以及明代布政司官员的工作状况和生存状态具有重要的史料研究价值。

【关键词】: 陆容 浙藩诗稿 明代 浙江 交通 史料

【中图分类号】: F512. 755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1-3079 (2019)01-0064-11

陆容(1436-1494),字文量,号式斋,江苏太仓人,成化二年(1466)进士,先于工部观政,后授南京吏部主事,成化九年(1473)进兵部,历职方司主事、郎中,弘治元年(1488)十月升浙江右参政,次年四月到任,弘治六年(1493)赴京朝觐考察,诬以“失察吏贿”,后以浮议罢归。逾年卒。陆容少负才名,与张泰、陆一起被人誉为“娄东三凤”,著述颇丰,代表作是史料笔记《菽园杂记》。

中国国家图书馆编《原国立北平图书馆甲库善本丛书》第720、721册有陆容《式斋先生文集》37卷,分别据明弘治十四年(1501)陆氏家刻本和清雍正四年(1726)谢氏钞本影印。文集卷二十三至三十为《浙藩诗稿》,共8卷,为陆容于弘治二年(1489)至六年(1493)任浙江等处承宣布政使司右参政期间所作。据《明史·职官志》记载,明洪武九年(1376)撤销行中书省,其后陆续改浙江等13个行省为承宣布政使司,各处府、州、县分属之,设左、右布政使各一人,掌一省之政,又添设左右参政、参议,无定员。作为布政使的副职,“参政、参议分守各道,及派管粮储、屯田、清军、驿传、水利、抚民等事,并分司协管京畿。”^{[1]1839}由是观之,陆容作为布政使司右参政,须分守浙江各道,统管地方事务,而明代浙江布政司的分守道有杭嘉湖道、宁绍台道、金衢严道、温处道。^{[1]1843}

《浙藩诗稿》诗歌凡六百四十二首,大部分按时间先后顺序排列,多为陆容分守浙江各道、巡视各府县途中所写的纪行诗,据《浙藩诗稿》可知,陆容共出巡6次,足迹遍布浙江四道十一府各处。其诗歌语言端谨平易、不事雕饰,写景叙事为主,抒怀言情辅之,明晰详细地记录了陆容巡视浙江各地区的路线顺序和官道状况,沿途所经山岭江海、馆驿津渡、寺观庙庵等地理信息均写入诗中,为文学与交通相结合的研究提供了一份详尽的资料,故具有较大研究价值。现据《浙藩诗稿》并结合各地方志,并借助《明代驿站考》《浙江全省舆图并水陆道里记》等,先考察所经驿路各处的位置、里距、兴废等状况,还原陆容出巡线路及官道原貌,再对该诗稿的文学及交通等诸方面价值作出评断。

一、微观路线:前四次出巡概述

基金项目: 留学基金委2018年国家建设高水平大学公派研究生项目

作者简介: 王禹舜(1993-),男,浙江台州人,浙江大学人文学院博士研究生,美国哈佛大学访问学者,研究方向为元明清文学。

(一)第一次出巡

第一次出巡时间为弘治二年(1489),巡抚杭州、绍兴、宁波、台州四府。陆容于六月初一从杭州府城出发,先经苕溪水路至余杭县。初三,在余杭谒三贤祠,作《三贤祠便室》,其后行山路至临安县,赋诗《临安道中》。自临安出发,经于潜县境内潜山⁽¹⁾,到达昌化县,作《昌化道中》一诗。继续向东南方向前行,复经于潜县境,经生仙宫⁽²⁾到达新城布政分司,途中留诗6首。继新城县后,又东巡富阳县,接着乘舟沿富春江北上,前往绍兴布政分司,途经钱塘县境内定明庵,六月十五日及绍兴府境内憩江上僧庵,作《憩江上僧庵》。离开绍兴布政分司,陆容东渡曹娥江(《渡曹娥江》二首)至上虞布政分司,至此已是早秋。又向东沿姚江水路巡毕余姚,经姚江、慈溪水路,过车厩驿⁽³⁾至宁波府鄞县。自鄞县沿鄞江水路北上,据《奉化登楼》小注“己酉七月十二日,奉化分司登楼”可知陆容巡至奉化的时间。巡毕绍兴、宁波二府,陆容向南按行台州府宁海县,途经坍墟岭⁽⁴⁾、西店驿⁽⁵⁾。由宁海县继续南下至台州布政分司,途经桑洲驿⁽⁶⁾,于七月十五日夜宿朱家奥驿⁽⁷⁾。陆容离开台州布政分司后,继续西巡仙居县,途经大岭废寺⁽⁸⁾、岩坑岭⁽⁹⁾,分别有诗。最后北上天台,在境内作诗《接待寺》⁽¹⁾。

其后陆容由台州府转巡绍兴府新昌县,有《憩接台馆》一诗⁽²⁾。在抵达新昌布政分司后,北上嵊县,途经清枫岭⁽³⁾,感怀而作《清风岭》一诗,又拜访刘阮庙⁽⁴⁾,作《刘阮庙》。接着继续北上,于绍兴布政分司得驿书催促归杭。至此陆容折返回杭,路经兰亭,留《兰亭》诗。归途过诸暨枫桥铺⁽⁵⁾(《枫桥铺》),于横塘⁽⁶⁾登民船(《横塘登舟》)题下有小注“官船不可行,以民船代行”,水路经诸暨缸灶湖⁽⁷⁾,夜寓留诗《宿缸灶晓起作》,八月初二因江潮阻隔宿萧山西兴驿⁽⁸⁾,留诗《宿西兴驿》。

基于《浙藩诗稿》这一文学载体,我们加以整理归结,一幅维度微观的明代杭州、绍兴、宁波、台州四府局部地区官道交通地图跃然纸上,与传统方志、驿路中的地图相比,这幅微观文学地理地图夹带着沿途驿路丰富的交通地理信息,有裨补阙漏、踵事增华之用。

(二)第二次出巡

同年九月二十四日,陆容出巡嘉兴、湖州二府,首程为海宁县,《海宁道中》题下小注云:“九月二十四日出巡嘉兴、湖州二府自海宁始。”陆容于海宁县治拜谒许远庙⁽⁹⁾,作《许远庙》二首,其后北巡桐乡,于桐乡道上作《桐乡道中》,至桐乡布政分司,留诗《晓坐漫兴》(桐乡分司),又北上至嘉兴布政分司,作《嘉兴分司和壁间韵》,十月向东转平湖,有诗《饮蟹酒》《平湖柬方同季弘载》,前诗云:“十月江乡螃蟹肥,新篘白酒更相宜。”江乡指平湖。

陆容巡罢平湖,登船欲发,友人周学正送之,陆容即兴作《发平湖周学正携酒送廿里而别》,于途中感怀作《舟中书事》,沿途未留地名信息,直至经乌程县饮乌程酒(《饮乌程酒至醉醒而有作》),到长兴县赏两岸风光作《长兴道中》,至长兴布政分司,留诗《长兴分司庭下有竹一枝,悠然特出玩喜而有感为书数言》。其后南下武康县,改为陆行,经梅溪⁽¹⁰⁾(安吉州境内),后拟登天目山未果,又于铜山寺⁽¹¹⁾避雨,此行关山迢递,陆容作《投陈孟明同僚》《梅溪陆行》《雨中晏起》《拟登天目山不果》《宿山家》三首、《武康道中》《铜山寺避雨》共9首诗,抵达武康布政分司留诗《武康分司和壁间韵》。其后陆容前往德清县,德清县是嘉兴、湖州二府之巡的最后程,陆容巡毕德清临受急命改巡台州府处理滞狱,由后诗可知:《夜行有感》:“不为十分公事急,肯教轻易夜行船。”《嵊县》:“王事有程难宿留,重重云路望天台。”《有怀陈巡按》(台州道中):“寒日旦复莫,我行犹未休。圣恩疏滞狱,使节遍遐陬。”

至此陆容改巡台州,始发德清有感作《发德清舟中杂兴》10首,自余不溪水路⁽¹²⁾始(《发德清舟中杂兴》云“吴兴历遍到余不,山水清佳俗更幽”),沿运河水路⁽¹³⁾历经萧山县(《萧山舟中梦亨父鼎仪》)、会稽钱清驿⁽¹⁾(《钱清驿》)、绍兴府城(《夜行有感》)、会稽东关驿⁽²⁾,十月十七日由东关驿出发,改旱路经上虞法果寺⁽³⁾,作诗《宿法果寺》,十八日经嵊县印月寺⁽⁴⁾,当时正逢雪后,陆容观周遭感慨而作《印月寺小憩》,十九日于嵊县道中作《嵊县》,二十一日冒雨行山路至华严寺⁽⁵⁾并于此午饭,留诗《华严寺》(题下小注“廿一日午饭于此莫至台州”)。

事毕，陆容返杭复命，夜宿宁海桑洲驿⁽⁶⁾《有怀陈巡按》），十月二十三日自奉化旱路出发，作诗《早行》，题下小注“廿三日四更发奉化”，经姚江水路，陆容作《姚江》二首，夜行船至余姚姚江驿⁽⁷⁾，作诗《姚江驿》，题下小注“廿五日黎明至此”，诗云：“行过邮津刚十里，海瞰分色上舳窗。”其后陆容一路轻舟向西，至曹娥驿⁽⁸⁾稍憩，时值岁末，羁旅在外归心似箭，感怀作《曹娥驿》。渡曹娥江后寓会稽东关驿（曹娥江西岸），《宿东关驿》云：“计程已识西归路，明日孤舟到越山。”翌日（二十六日）沿运河水路至绍兴府城，夜宿作《宿绍兴》，题下小注“廿六日陈巡按林金宪崔都司皆夜行予独留此”，诗云：“去留能自在，不上夜行船。……明日萧山道，归舟亦自便。”十月二十七日陆容于萧山西兴驿下船，于此登陆渡钱塘江抵达杭州府，有诗《泊萧山》，题下小注云：“西兴驿去萧山西四十里，于此登陆渡江。”又作《渡江》二首，其一：“越山行尽到吴山，又是旬宣一度还。最苦钱塘江上棹，东迎西送几时闲。”

《浙藩诗稿》第二次出巡诗篇，以文学形式呈现出明代嘉兴、湖州、绍兴、宁波、台州五府局部地区官道交通地图，诗稿文本中的官道地理信息值得我们探究。

（三）第三次出巡

弘治三年（1490）五月二十日，陆容开始第三次出巡，此次巡视绍兴、宁波与台州三府沿海卫所。卫所是明代所创兵制，划为一个防区设卫，下设千户所和百户所。由杭州府城出发，陆容过钱塘江至绍兴府萧山县（诗《萧山》题下小注云“五月二十日过江”），再经运河水路至山阴县（《山阴道中》），后至余姚县临山卫，入临山卫城⁽⁹⁾，作诗《登临山卫环翠楼》，五月二十五日东行至洋浦寺⁽¹⁰⁾避雨并宿（《避雨洋浦寺》），翌日继续东行，巡三山千户所⁽¹¹⁾，作诗《三山千户所》。巡罢三山千户所，陆容东行至慈溪县观海卫城⁽¹²⁾，登楼赋诗《登观海楼》，接着行向东南，巡龙山千户所，作《龙山千户所》。

巡罢定海县观海卫，陆容前往宁波布政分司，六月初一于分司作《桂树》，离开宁波布政分司，陆容继续东巡沿海卫所，同日午后旱路抵达定海县境（《定海县》题下小注“六月一日午后至”），其后东行至后千户所⁽¹³⁾（《穿山城》题下小注云“即定海卫后千户所定海县地方”）。陆容继续向东沿山路前往定海县霏衢千户所⁽¹⁴⁾，途中作诗《霏衢道中》，由诗可知是山路，抵达后作诗《霏衢千户所》《和洲冯佩之宪副见赠》二首。由霏衢千户所出发向西南行进，陆容旱路经定海县华岩庄⁽²⁾（《华严庄》），后抵鄞县大嵩城⁽³⁾（《大嵩城看海》），巡毕大嵩千户所，陆容北巡象山县，此行路途遥远，历奉化、宁海二县，途经育王寺⁽⁴⁾、天童寺⁽⁵⁾、静度寺⁽⁶⁾，由诗知此行多山路，过宁海县登台院⁽⁷⁾并作《登台院》，于六月中抵达象山县（《象山县》诗云“时当六月中，种蒔未云遍”）。在象山县，先巡钱仓千户所⁽⁸⁾（《钱仓千户所》），其后自钱仓山南行20公里至爵溪千户所⁽⁹⁾（《爵溪千户所》题下小注云“自钱仓山行四十里至此”），巡罢继续南下旱路至象山县昌国卫城⁽¹⁰⁾（《昌国卫》），接着南行十里余至石浦城⁽¹¹⁾（《石浦城》诗云“昌国十里余，南行抵石浦”），昌国卫前后二千户所分设于此。

巡程过半，陆容自东海边西折后南下台州府，途经宁海县法海寺⁽¹²⁾、灵泉庵、清溪寺⁽¹³⁾48，又过西洞岭，终至宁海县健跳千户所⁽¹⁴⁾，共作诗6首，依次为《法海寺》二首、《新岭僧庵》（“新岭僧庵”即灵泉庵，又名摘星庵⁽¹⁵⁾）、《清溪寺》《过西洞岭》《健跳千户所分司》，前5首诗反映了官道修长坎坷、高山渺无人烟的孤凉之景。离开健跳千户所，继续南巡，途经安性寺小憩，作《憩安性寺》，至临海县桃渚千户所分司⁽¹⁶⁾，留诗《桃渚千户所分司和壁间韵》，其后一路南下至前千户所⁽¹⁷⁾（《前千户所》）。南行至海，潮落后乘舟渡海入海门卫城⁽¹⁸⁾，卫城粮饷未到遂于城内写文催粮，慰劳官兵（《海门卫》）。离开海门卫，陆容向南发往太平县（今温岭）新河所⁽¹⁹⁾并作《新河道中》一首，接着向东南行至松门卫⁽²⁰⁾（《松门卫》），其后前往太平县隘顽千户所⁽²¹⁾督巡。巡毕，陆容晓起登程而作《隘顽千户所》，终抵楚门所城⁽²²⁾。楚门所城乃本次出巡的最后一站，陆容心中感慨，于楚门公馆作诗《楚门公馆书事》。之后折返回杭，但《浙藩诗稿》中未见陆容返程所作诗歌。

陆容第三次出巡，足迹遍布浙江东部沿海防线，以文学形式呈现出明代绍兴、宁波、台州三府沿海卫所官道地图。从诗歌中可挖掘大量珍贵的卫所空间地理信息、巡行路线和官兵生存状态资料，值得重视。

（四）第四次出巡

同年,陆容出巡严州、衢州、金华、温州、处州五府,于钱塘浙江驿⁽¹⁾始,渡钱塘江作诗《早发浙江驿》,题下有小注“九月廿三日南巡”,由此知此次南巡起始时间为弘治三年(1490)九月二十三日。后改旱路按行富阳,其中颇多山路(《富阳道中》),巡毕富阳,陆容经富春江水路(上游为桐江)南下严州府桐庐县,出发后作诗《早发富阳》,诗“江南江北如许山,一水中流判吴越。……太平有象喜今日,画船坐看江山行”可证为富春江水路。陆容离开桐庐南下建德,行山路作《早发桐庐》,又作《桐分道中》4首,诗歌形象描绘了层林染秋、江山相隔沿途风景,并可知其曾行于桐江江畔。陆容行至富春山下谒子陵祠⁽²⁾,作诗《过子陵祠》,后抵建德县,九月初一于严州府治府学尊经阁⁽³⁾作《书事》。离开严州府城,陆容沿新安江水路西行,舟中作诗《早发建德》《下梢团》,在白沙渡⁽⁴⁾登陆后,陆行约15公里暮至寿昌县(《白沙登陆》)题下小注“卅里暮至寿昌”,离开寿昌县,经新安江水路,后转武强溪水路西去遂安县,舟中作《漫兴》,夜泊遂安黄坑坞⁽⁵⁾作《黄坑晚泊》,又于途中作诗《遂安道中》。

巡罢遂安,陆容南下衢州府开化县,山程修长漫漫,过天宁庄作诗《天宁庄》,有诗“计程行过婺山南,煮茗焚香憩小庵”⁽⁶⁾,行至开化境,作诗《开化道中》4首,诗云“溪流曲处几家村”“几曲青山带碧波”“缭绕溪山百里程”,沿途溪山环绕,对照明代浙江地图开化部分,须经武强溪、金溪,夜宿玉霄宫⁽⁷⁾,陆容作《宿玉霄》,其后自开化发往常山,始为陆行,有诗《发开化》《闻画眉》《溪鱼》,后转金川水路⁽⁸⁾,作诗《舟中怡闲用叶文简公晚秋湖上十韵》,观景有感而作《常山道中》。其后陆容南下江山,于江山布政分司留诗《江山分司和壁间韵》,又转衢州府,途中作《江山道中杂咏》,抵达衢州布政分司,留诗《衢州分司用独坐黄昏谁是伴为韵》7首。接着陆容东巡龙游县,抵龙游布政分司后作《雨夜不寐》。

陆容自龙游出发前往金华府汤溪县,舟中作《发龙游和舟中留咏有怀秦秋宫廷贄》,对照明代浙江地图龙游、汤溪部分,陆容应是先经新安江水路后转旱路至汤溪布政分司(《汤溪分司》)。巡罢汤溪,陆容东行金华,道中作《渔船》,诗云“万山流水下前溪,移取轻舟缆钓矶”,此段水路应为婺港⁽⁹⁾,后于金华布政分司作《洗竹》。由金华布政分司经旱路出发,陆容暮至浦江(《早发金华》)题下有小注“暮至浦江”,正值陆容55岁寿辰,陆容作诗《寿日》,十月初二旱路南下义乌,途中作诗《义乌道中》(题下有小注“十月二日”),之后发往东阳,途经岷山⁽¹⁰⁾(《岷山》),宿东阳而作《寓东阳梦赴会诗书壁云来访不答招饮不赴觉而口占》。其后陆容南下永康,寓永康布政分司留诗《永康分司和壁间韵》,十月初八于永康作诗《读盍簪留咏录本》。

离开永康,陆容南下处州府缙云县,憩管头岭铺⁽¹⁾,留诗《管头岭铺和壁间韵》,抵达缙云县布政分司(《缙云分司》),又东去温州府,先行旱路,经冯公岭⁽²⁾(《过冯公岭》)、却金馆⁽³⁾(《却金馆》),后转水路,泊下井作诗《泊下井》,途经青田作《不寐》,终抵温州布政分司,留诗《温州分司棠阴深处亭独酌》,又憩城北江心寺⁽⁴⁾而作《江心寺》《江心寺陈都司限韵》两首。巡罢永嘉,陆容南巡瑞安,于江上作《瑞安舟中晚晴》,抵瑞安布政分司,留诗《瑞安分司偶兴》,接着陆容北折乐清,途宿馆头驿⁽⁵⁾,抵乐清布政分司赏梅作《乐清分司见梅花》。从乐清县旱路出发,陆容经雁荡山区,历能仁寺⁽⁶⁾(《宿能仁寺和张宪副韵》)、剪刀峰(《剪刀峰》)题下小注云“去能仁寺五里许”、瀑布泉⁽⁷⁾(《瀑布泉》)题下有小注“在剪刀峰东北龙湫下”、常云峰⁽⁸⁾(《常云峰》)、灵岩寺⁽⁹⁾(《灵岩杂咏》),山程峰峦叠嶂,沿途风景奇险,返回馆头驿,陆容作诗《自乐清回至馆头驿和前韵》,诗云“月落风寒古渡头,夜深来此泊孤舟”,由此改馆头江⁽¹⁰⁾水路西行,西为瓯江水路,十月十三日受友人邀下舟游永嘉城内净光寺⁽¹¹⁾(《十三日阻风致仕陈都司请游净光寺》)。

游罢净光寺,陆容沿水路西行至处州府青田县,作诗《青田学进生徒》,离开青田,往西经大溪水路⁽¹²⁾行约37.5公里至石门洞⁽¹³⁾停舟一游(《石门洞》)题下有小注“在青田县西七十五里”,诗云“削玉青山古洞幽,寻奇来此一停舟”,其后陆容乘舟发往丽水县,泊舟金水铺⁽¹⁴⁾而宿,作诗《金水铺》二首,之后在舟中作《括苍舟中》《十里滩》(题下小注云“在括城东二十里”),其中括苍、括城是丽水县的古称。抵达丽水县,陆容有感而作《括苍偶兴》,巡毕丽水,旱路转发云和,经山下碧湖寺⁽¹⁵⁾留诗《碧湖寺小憩》,二十三日晚宿云和慧力寺⁽¹⁶⁾(《宿慧力寺》),途中感山程迂回曲折作《云和山行》。陆容接着西去龙泉,夜宿山寺,作《宿广因院》⁽¹⁷⁾,后经独山⁽¹⁸⁾(《独山》),终抵龙泉县治,十二月初一登留榭阁⁽¹⁹⁾(《登留榭阁》)题下小注云“在龙泉县济川桥上,桥有长廊五十三间,而此阁高出其中,十二月朔日登”。至此陆容出巡完毕,启程折返杭州,回程留诗不多,十二月初三于龙泉吴岱馆⁽¹⁾吃午饭(《午饭吴岱馆》),沿途作诗《吴岱道中》,夜宿山家作《宿山家》二首,其后又经正念寺⁽²⁾(《正念寺》),北上至宣平县慈仁寺⁽³⁾(《慈仁寺》),又憩武义县慈尊寺⁽⁴⁾(《慈尊寺》),于兰溪溪水驿⁽⁵⁾登船,《兰溪道中》有诗云:“澗水驿前登画舫,江行三日到家期。”沿水路南上,于桐庐桐江夜行作诗《桐江夜行》,舟至富春江,于江上亭小憩作诗《富阳道中》,抵达钱塘浙江驿作

诗《浙江驿阅试卷》。

《浙藩诗稿》所记6次出巡,第四次留诗最多,文本所蕴含的地理信息亦最为丰赡,以诗歌这一文学样式呈现出一幅甚为微观详细的严州、衢州、金华、温州、处州五府局部地区官道交通地图。

另,弘治五年(1492)七月,陆容出巡绍兴、宁波和台州三府,同年十二月出巡嘉兴、湖州二府,因《浙藩诗稿》对此二次出巡留诗不多,部分行程语焉不详,且前4次出巡路线已包括上述五府,故本文惮烦不引。

二、文本价值:交通视野下的文学书写

陆容《浙藩诗稿》详细真实地反映了明代浙江交通状况,对于补充完善和考证研究明代浙江交通具有史料价值。古代文献往往不太重视记载地方官道路线和水陆行程,以明代浙江路线为例:《一统路程图记》所载浙江内部路线仅有三条;^⑥《寰宇通志》只记载驿站方位而未记驿路;某些浙江地方志记载的交通路线大多不完整;《浙江全省舆图并水陆道里记》缺少各地区之间的交通路线,所记多为清代的交通状况;《明代驿站考》中有《浙江驿路分布图》,仅是用实线代表路线连接相近驿站。因此,目前所知的浙江明代地方官道路线远不至完臻。

陆容《浙藩诗稿》所见的出巡路线实际上就是浙江官道路线,理由如下:其一,陆容时为浙江右参政,官道交通资源最为优先便捷,因此,出巡时不会选择寻常庶民商贾出行贸易之道;其二,陆容多次提及公务倥偬,时常早发夜行,途中虽偶有游玩之诗,但均为顺路而游,非刻意绕路游谒,所选之路应是最近或最快的官道。

陆诗出巡路线包含的交通史料信息尤为丰富。首先,可知其行程为水路还是旱路。浙江有“七山一水二分田”之说,江河密布曲折,北部地区尤其甚,或水陆相接,或水路并通,这一点在陆诗中可以知晓。其次,补充浙江官道路线的细节。明代官员在官道上多休憩食宿于驿铺这类官方设施,此类公廨在文献中尚有迹可循。但途经未设驿铺的路段,或未及赶至驿铺,水路还可暂憩舟中,选择旱路只能暂住沿途寺庙或百姓人家,官书对此并没有记载。陆容的诗中记录了他大量休憩留宿的地点,据相应地名和所在位置可知,绝大多数位于官道途中。目前明代浙江官道路线缺乏微观线路,这些史料为浙江官道路线的细节提供了更为详细的补充,有补苴罅漏、踵事增华之用。再次,官道沿途环境及行路体验的完整记录。陆容行迹遍布浙藩十一府,途中具体环境和通行难易程度必然有别,某些地域迥然不同,陆容诗风纯朴自然,内容记事写实,于诗中真实详细地记录下这些情况,并融入自己的行路体验。

譬如处州府南部龙泉、云和一带官道沿山而建,道路尤为崎岖透迤,沿途人烟稀少,并无驿传,只能留宿于山家野寺。陆容第四次出巡于此,留下大量山行诗,如《云和道中》:“晓渡麻溪水,循崖复瞰壑。石头蹲巨虎,路脉绕长蛇。”《吴岱道中》:“曲路多沿涧,高山半入云。”《贫家》:“山径人家少,贫家独可悲。”而处州府东北大溪水路可由丽水直下温州,水路周遭群山环绕,滩头甚多,诗《十里滩》云:“路入千山里,舟沿十里滩。”《泊下井》:“括苍两日至永嘉,滩头一百七十二。”由陆诗并明代台州府地图可知,台州府境内官道均为旱路,台州为山地丘陵地形,颇多崇山峻岭、陡峭山路,如诗《桑洲驿和壁间韵》云:“峻岭南来一驻,弄晴天气雨霏微。”《仙居县》:“古县千山里,脩程百里程。”《过岩坑岭》最能反映官道陡峭艰难:

行路无如此处难,扳高领下重盘桓。回头鸟道云如从,拂面虬枝木愿刊。韩子华颠狂易发,王阳蜀道胆应寒。我来愧之凌云翼,坐倚肩舆意未安。

此类诗例甚多,具有丰富的史料价值。

严耕望先生《唐代交通图考》序言曰:“俾后之读者治史,凡涉政令之推行,军事之进退,物资之流通,宗教文化之传播,民族社会之融和,若欲寻其径途与夫国疆之盈亏者,莫不可取证斯篇,此余之职志也。”^[2]交通是空间发展的首要条件,对于明代浙江人

文社会科学领域研究者而言,《浙藩诗稿》还原出浙江四道十一府详细微观的官道路线,为诸多研究提供了便捷,呈现出多元的跨学科价值。

另一方面,可据陆容个案考察明代布政司参政、参议的生活工作状况。在陆容任职的三年多,巡视各道府约 10 个月,《浙藩诗稿》的主体是出巡纪行诗,因此巡视是参政、参议最主要的工作。《明史·职官志》叙浙江分守道有杭嘉湖道、宁绍台道、金衢严道、温处道,陆容六次出巡分别为杭州府和宁绍台道、嘉湖道和台州府、宁绍台道、金衢严道和温处道、宁绍台道、嘉湖道,可见明代布政司参政、参议每次巡按的地区并不完全按道划分。另一方面,陆容出巡各地时的履职内容与《明史·职官志》所记相同,即“派管粮储、屯田、清军、驿传、水利、抚民”,这在《诗稿》中皆有反映。布政司参政、参议的工作并不仅限于此,《诗稿》中还有秋闱阅卷(如《贡院书事投绣衣陈公》《阅墨卷寄诸主司》)、承谕赴松江府祭叶拱辰都宪之役(如《松江道中》)、桐乡按狱(如《晓望》)、北上京师进表(如《和夏大理先生送行韵》)等事。

布政司参政品阶为从三品,在浙江地区已属高阶,但由于职务的原因,常受跋山涉水、奔波劳累之苦,《浙藩诗稿》有大量记录陆容晓发夜行、餐风露宿的赶路诗,鲜有游山玩水之作,如《雨中晏起》:“任事一身在,催朝无吏过。起来窗已曙,犹恋锦衾窝。”《早行》(廿三日四更发奉化):“列炬走邮兵,荒林宿鸟惊……半醒残梦里,随路听鸡声。”此外,《病起》一诗还详细叙述了赴京赶路途中因舟中湿热而罹病之事:“平生少疾疢,兹虽苦多难。仲夏抵京师,维时值炎旱。舟行中湿热,其毒发左骭。谒帝参诸司,随众莫敢慢。归来病转剧,达夜痛呻唤。一股几如腰,浮肿弗忍按。”同时,该集收录部分陆容与同僚友人酬唱之诗,多作于杭州,亦可反映陆容以布政司参政的身份与官场同僚相处的生存状态。

参考文献:

[1]张廷玉,等.《明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4.

[2]严耕望.唐代交通图考[M].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专刊,1985:7.

注释:

1 潜山,“即百丈山,今在浙江临安县西龙岗乡。”(参见史为乐主编《中国历史地名大辞典》第 2880 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 年版)现为临安市龙岗镇,明时位于于潜县,《(嘉庆)于潜县志》卷四“山川志”：“百丈山:县东三十里。”

2 《(嘉靖)于潜县志》卷七“寺观志”：“生仙宫:在县南三十里……”

3 《(嘉靖)宁波府志》卷八“公署”：“车厩驿:在县(笔者注:慈溪县)西南四十里……”

4 坍塌岭为奉化、宁海之交界,《(康熙)宁海县志》卷一“山川”：“坍塌岭:北六十里,俗呼撒开岭。”又卷一“疆域”：“宁邑在郡东北大海上……北至奉化县界坍塌岭七十里。”《(乾隆)奉化县志》卷二“山川志”：“坍塌岭:县南六十里。”

5 参见顾祖禹《读史方輿纪要》卷九十二：“奉化县……县南七十里西店驿,志云旧置驿于宁波县境之白峤,明洪武十九年汤和以连山与白峤相去百三十里,明年增置。今驿嘉靖三十五年燬于倭,改置于坍塌岭之麓。”顾祖禹《读史方輿纪要》(第九册)第 4252 页,中华书局,2005 年版。

6 《(崇祯)宁海县志》卷二“建置志”：“桑洲驿:西六十里。”

7 《(崇祯)宁海县志》卷二“建置志”：“朱家奥驿:西南一百二十里桐岩岭上,旧在朱家奥,洪武庚戌开设,丁卯信国公汤和

徙建今地。”

8 《(民国)临海县志稿》卷三“叙山”：“大岭：在县西三十里（《赤城志》，今测当作三十三里）。”

9 《(民国)临海县志稿》卷三“叙山”：“岩坑岭：在县北四十三里。”

10 张联元辑《天台山全志》卷六：“接待寺：在关岭南，去护国寺二十五里，北去天姥寺二十里。”

11 《(万历)新昌县志》卷一“公署”：“县东五十里为接台公馆，在天姥寺之傍。”

12 清枫岭，当为清风岭或青枫岭，位于嵊县境内。《(道光)嵊县志》卷一：“清风岭：在县北四十里灵芝乡，旧多枫树，名青枫岭。岩石峻险，下瞰深渊，波溜迅急，宋临海王贞妇为元兵所掠至岭，啮指出血题诗岩上，投崖死，遂名清风。”陆诗《清枫岭》有“请看啮血题诗处，风雨难磨石上斑”，故清枫岭即为此处，“枫”为“风”之讹误。

13 刘阮庙即“阮庙”，或称“阮仙翁庙”，查嵊县历朝方志，无“刘阮庙”，《(康熙)嵊县志》卷六“庙”：“阮庙：在方山乡，即阮肇宅。”《(道光)嵊县志》卷五“壇庙”：“阮仙翁庙：在县南十一里（嘉泰《志》）方山乡，为阮肇故宅。”

14 《(乾隆)诸暨县志》卷二“署廨”：“枫桥铺：在县城东五十里有喜雨堂，即枫桥铺也，今废。”

15 《(乾隆)诸暨县志》卷四“渡”有载“横塘渡”，但未注明具体位置。

16 缸灶为缸灶湖，《(乾隆)诸暨县志》卷四“湖”引隆庆骆《志》：“缸灶湖：西安乡四十里，周五里。”又由卷三“坊里”可知，西安乡为西长安乡之简称。

17 《(嘉靖)萧山县志》卷二“公署”：“西兴驿：在西兴镇运河南岸。”

18 《(嘉靖)海宁县志》卷三“祀庙”：“双庙：唐睢阳太守许远庙也，在县西一百三十步。”

19 《(乾隆)安吉州志》卷三“山川”：“梅溪山：在州北三十里……”

20 《(乾隆)武康县志》卷七“寺观”：“铜山寺：在县西北一十八里铜山之麓。”

21 《(万历)湖州府志》卷二“山川”：“天目之阳有余不溪，自临安余杭过安溪奉口垞门入德清境……”

22 《(万历)绍兴府志》卷七“山川志”：“河自西兴抵曹娥，横亘二百余里，历三县。萧山河至钱清，长五十里；东入山阴，经府城中至小江桥，长五十五里；又东入会稽，长一百里。”

23 陆容经过时钱清驿已革。顾祖禹《读史方輿纪要》卷九十二：“会稽县：……钱清驿在府西北钱清镇，正德十年革。”顾祖禹《读史方輿纪要》（第九册）第4216页，中华书局，2005年版。

24 《(万历)会稽县志》卷四“作邑”：“东关驿：在县东九十里即古东城驿。”《(万历)绍兴府志》卷三“署廨志”：“会稽东关驿：在曹娥江西岸，旧名东城。”

25 《(光绪)上虞县志》卷三十九“寺观”：“法果教寺：在县西南五十里。”

26 《(道光)嵊县志》卷五“寺观”：“印月寺：在县西三十里。”

27 华严寺即华严院，位于新昌县义钩乡。陆诗《华严寺》谓“廿一日午饭于此莫至台州”，前诗为《嵊县》（十九日），可见陆容十九日从嵊县前往台州府，二十一日在华严寺吃午饭，日暮后到台州府界内，据此华严寺应在嵊县与台州府界之间且离台州府界不远，故应在新昌县。查新昌历代县志均无华严寺，但有华严院。《(乾隆)新昌县志》卷六“坛庙”：“华严院：在十二都。”明代“都”是县级以下行政区划，合都为乡，合乡为县。又查卷一“疆域”可知十二都位于义钩乡，义钩乡则在县西南位置。

28 陆诗《有怀陈巡按》（台州道中）有诗“西归怀绣斧，今夜宿桑洲”，由“宿桑洲”可知桑洲即桑洲驿。

29 《(万历)绍兴府志》卷三“署廨志”：“余姚姚江驿：在东门外大江北岸。”

30 《(万历)绍兴府志》卷三“署廨志”：“上虞曹娥驿：在梁湖坝旁。”

31 《(万历)绍兴府志》卷二“城池志”：“卫城：临山卫城……故嵩城于余姚西北五十里庙山之上并海而城之，是为临山卫。”

32 《(乾隆)余姚志》卷三十九“庙观”：“洋浦观音禅寺，在开元乡道塘，宋宝祐四年建，今名洋浦庵。（万历旧《志》）”

33 《(乾隆)余姚志》卷六“城池”：“三山所城……万历旧《志》：‘所城在县东北四十里梅川一都之浒山。’”

34 《(天启)慈溪县志》卷一“城垣”：“观海卫城，东北巨海，西峙虎山，南五磊诸山，距邑西北六十里。”

35 《(嘉靖)定海县志》卷七“兵卫”：“后千户所，县治东南八十里……”

36 《(嘉靖)定海县志》卷七“兵卫”：“霏衢千户所：县治南一百二十里……”

37 《华岩庄》题下小注云：“华岩庄：华岩寺之庄也，同沃文渊太守宿此”，并有诗句“华严庄近古招提，偶遇相知共一栖”，由此可知华严庄近华严寺。《(嘉靖)定海县志》卷十“寺观”：“华严禅寺：县西南四十里。”

38 《(嘉靖)宁波府志》卷六“海防”：“大嵩千户所：郡治东九十里，鄞县之阳堂乡。”

39 《(乾隆)鄞县志》卷二十五“寺观”：“育王禅寺：在县东五十里阿育王山下……”

40 《(乾隆)鄞县志》卷二十五“寺观”：“勅赐天童宏法禅寺：在县东六十里太白山之东，旧名天童山景德寺。”

41 据前后诗所见，静度寺应位于鄞县、奉化县或宁海县之中，笔者翻阅此三县历代县志，未查到静度寺。陆诗《午憩静度寺》谓“客路停骖静度林”，笔者猜测陆容或因寺置于静度林，故称之为静度寺。

42 《登台院》题下小注云：“有石桥跨海港，宋发运使郑公施财僧海元造。”《(崇祯)宁海县志》卷二“津梁”：“登台桥：东七十里，取孙绰赋语名之，志云桥成叶信公登台辅者误。跨海二十四洞可通舟楫，宋绍定中发运郑霖与僧元海同建。”

43 《(嘉靖)象山县志》卷一“城池”：“钱仓守御千户所：去县东北四十里。”

44 《(嘉靖)象山县志》卷一“城池”：“爵溪守御千户所:县治东南二十里……”

45 《(嘉靖)象山县志》卷一“城池”：“昌国卫:在县治南九十里,地名后门。”

46 《(嘉靖)象山县志》卷一“城池”：“石浦守御千户所:去县西南一百里。”

47 《(崇祯)宁海县志》卷十二“寺院”：“法海寺:北二十里泉水梁。”

48 《(崇祯)宁海县志》卷十二“寺院”：“清溪寺:南三十里天灯山麓,南宋时建。”

49 《(崇祯)宁海县志》卷一“城郭”：“健跳所城:南一百三十里。”

50 诗题为《新岭僧庵》，查历代宁海县志，未见新岭庵或类似之寺名，由此推测新岭僧庵或为建于新岭之僧庵，非僧庵之名为新岭，《(崇祯)宁海县志》卷一“山川”：“摘星岭:南二十五里新岭也”，故新岭乃摘星岭之别名，又卷十二“寺院”：“灵泉庵:南摘星岭又名摘星庵”，灵泉庵(别名摘星庵)或为陆诗题之“新岭僧庵”。

51 《(康熙)临海县志》卷二“城郭”：“桃渚城:在县三十三都海门卫东北五十里。……东南至前所四十里,北至健跳一百里,西至府城一百二十里,四面枕山一面临海最称雄壮。”

52 《(康熙)临海县志》卷二“城郭”：“前所城:在县三十都海门卫东,中隔椒江水,水面十里。”海门卫位置见后注。

53 《(康熙)临海县志》卷二“城郭”：“海门卫:在县东南九十里三十八都。”

54 《(康熙)太平县志》卷二“卫所”：“新河所守御城:在县东北三十里,隶海门卫。”

55 《(康熙)太平县志》卷二“卫所”：“松门卫城:在县东五十里。”

56 《(康熙)太平县志》卷二“卫所”：“隘顽守御所城:在县南三十里。”

57 《(嘉靖)太平县志》卷二“卫所”：“楚门所城:在县西安六十里。”

58 《(雍正)浙江通志》卷八十八“驿传”引《钱塘县志》云：“浙江驿:在县南十里濒江龙山闸左,洪武中建成化中修万历五年复民侵地,现设驿丞一员。”

59 《(乾隆)桐庐县志》卷四“祠墓”：“子陵祠:在富春山下。”

60 《(万历)严州府志》卷四“公室”：“魁星楼:在府学后……国朝学既迁移而楼亦废,宣德六年知府徐孔奇始建今楼,一名尊经阁。”卷三“学校”：“严州府儒学:在府治三元桥西,坐五龙山脉新安江水横带南北高峰,实居水口。”

61 《(万历)寿昌府志》卷三“桥渡”：“白沙渡:在县东二十五里,官渡。”

62 《(民国)遂安县志》卷一“乡落”《各区都图所属村落表》十六都三图载有黄坑坞。十六都在遂安县东南位置,对照明代浙江地图遂安部分,黄坑坞应在武强溪旁。

63 《(万历)遂安县志》卷一“山”：“婺山:在县东南二里。”

64 《(雍正)开化县志》卷六“寺观”：“玉霄宫:在县北马金。”诗《玉霄宫》题下亦有小注“在开化之马金镇”，《(崇祯)开化县志》卷一“市乡”：“马金镇:在县北三十五里。”

65 《(康熙)常山县志》卷二“川”：“金川:在县北半里。”

66 宗源瀚主编《浙江全省舆图并水陆道里记(四)》之《浙江金华府总图》：“……曰东阳江,又西南入金华县境曰婺港,婺港又西北至兰溪城。”

67 《岘山》诗云“东阳有佳山,对峙东西岘”,岘山即东岘峰、西岘峰,《(万历)金华府志》卷三“山川一”：“东阳县山……东岘峰:县南八里。”“东岘峰”条目后为“西岘峰”条目。

68 《(正德)永康县志》卷二“公署”：“管头铺:县东南四十里。”

69 《(乾隆)缙云县志》：“冯公岭:西南二十五里,古名木合岭。”

70 《(道光)丽水县志》：“却金馆:在刘山……”又卷三“山水”：“刘山:在县东四十里,元末李文忠败苗帅贺仁德于此,下有却金馆。”

71 《(嘉靖)永嘉县志》卷八“寺观”：“江心寺:在城北江心。”

72 顾祖禹《读史方輿纪要》卷九十四：“馆头镇:县(笔者注:乐清县)西南五十里馆头江口,元置巡司,明朝洪武二十年徙于岐头,嘉靖中复设于此,又有馆头驿,元所置横春驿也,明初改今名,南去府城四十里。”参见顾祖禹《读史方輿纪要》(第九册)第434页,中华书局,2005年版。

73 《(光绪)乐清县志》卷十五“寺观”：“能仁寺:在西内谷丹芳岭下。”又卷二“叙山”：“雁荡山:雁荡山自永嘉楠溪分支而来,内包众山分为四谷。”卷一有雁荡东外谷、东内谷、西内谷、西外谷四图。

74 《(光绪)乐清县志》卷二“叙山”：“龙湫山:芙蓉峰北折,石障环抱如大玦,一峰拔立涧中,稜稜千余丈,曰剪刀……湫顶为白云山,山上飞瀑百余丈,名上龙湫。”

75 《(光绪)乐清县志》卷二“叙山”：“常云峰:与白云山相连,其峰耸立天际,顶平旁谷,海舶望以为的其上,常有云气故名。”

76 《(光绪)乐清县志》卷十五“寺观”：“灵岩寺:在东内谷屏霞嶂下。”

77 《(隆庆)乐清县志》卷一“山川”：“馆头江:县西南六十里,水西自永嘉蜃江,东下磐石白沙。”蜃江即瓯江,或称永嘉江。

78 《(光绪)永嘉县志》卷三十六“寺观”：“净光禅寺:在松台山麓,唐时建。”又卷二“叙山”：“松台山:在县治西,又名净光山,城跨其上,旧有塔寺。”

79 《(光绪)青田县志》卷一“山水”：“大溪:一名清溪,亦曰青田溪,在县城南,其源出庆元县,合龙泉、云和、遂昌、松阳、

宣平诸水凡四百五十里径。”

80 《(雍正)青田县志》卷一“山川”：“石门洞:县西七十里……”

81 《(雍正)青田县志》卷二“铺舍”：“金水铺:卷西十里。”

82 道光、同治两朝《丽水县志》均未记载“碧湖寺”，但有地方区域名“碧湖”。《(道光)丽水县志》卷二“疆域”：“义靖乡:在县西南……都领庄四……碧湖。”

83 《(同治)云和县志》卷九“寺观”：“慧力寺:在县东五十里规溪眠牛山。”

84 《(同治)云和县志》卷九“寺观”：“广因寺:《括苍汇纪》:‘在县西三十一里。’”

85 独山即石房山。《(乾隆)龙泉县志》卷一“山水”：“石房山:即独山,在东二十都,距县西四十里。”

86 《(乾隆)龙泉县志》卷二“宫室”：“留榭阁:在县治南济川桥上。”

87 历代《龙泉县志》均未记载吴岱馆或名为“吴岱”之建筑,《午饭吴岱馆》后有诗《吴岱道中》,故吴岱馆应在吴岱地区。《(乾隆)龙泉县志》卷二“都图”：“龙泉乡:又名建德乡,在县东北……二十一都统图十九:绿绕、杨梅、蛤湖、吴岱等处距县五十里。”故吴岱馆位于龙泉县龙泉乡二十一都。

88 《(乾隆)松阳县志》卷四“寺观”：“正念寺:在县西三十里。”

89 《(乾隆)宣平县志》卷十一“寺观”：“慈仁寺:旧名龙台,在县北四十里。”

90 《(万历)金华府志》卷二十四“寺观”：“慈尊寺:在县(笔者注:武义县)北二十里。”

91 《(万历)金华府志》卷十“公署”：“漱水驿:在县(笔者注:兰溪县)南门外。”

92 据杨正泰《明代驿站考》所附《一统路线图记》记载,三条路线分别为杭州府至普陀山水路;浙江至天台山、雁荡山水、陆路;杭州府由东阳县至处州府路。参见杨正泰《明代驿站考(增订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